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现实主义的初潮

——文学研究会作品选(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DE32/27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钱谷融主编

现实主义的初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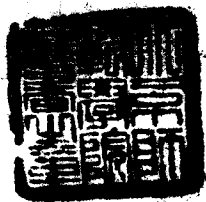
——文学研究会作品选(上)

王晓明选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7125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067125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现实主义的初潮

——文学研究会作品选(上)

钱谷融主编 王晓明选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华东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304字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00本

统一书号: 10135·020 定价2.50元

DE 32/27

《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

编辑凡例

一、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各种新文学的社团和流派，它们各有其特点，并且互相竞争，互相消长，从而形成了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为了反映出新文学这种丰富多样的面貌，显示出它的发展线索，我们特编辑这套丛书，以应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

二、本丛书将按社团、流派出现前后，编选它们的代表性作品及与其有关的评论文章，陆续出版。每一个社团或流派，各编一本作品选，一本评论选。在每一选本前，均有一篇序言，作简要的评述。编选和评述，都将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忠实地体现新文学史上的客观情况。

三、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有一书名和一副题。书名意在体现该社团或流派的特点、倾向或所产生的影响，副题或标明社团名称，或写出同人刊物名称，或指出作家所在地域，等。

四、每一种社团或流派专书分两册。作品选主要收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适当收入长篇小说、长诗和多幕剧的一部分。作品选内作品的编排，一律按体裁分类；每一类的编排，则依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评论选与同一专书的作品选相应。主要收入对该派作家作品的评介文章，编排上也以文章发表先后为序。所收文章，以解放前发表的为主，并尽可能多收该社团或流派形成之初的有关评介；也适当收解放后的评论。

无论作品还是评介文章，都选自最初发表的报刊和集子，以显示其原貌。

五、本丛书每一专书的具体编选工作由本研究室成员分别承担。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室

一九八四年七月

序

钱 谷 融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深度上，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很令人高兴的。同时，随着研究工作的日益开展与深入，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不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同样应该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因为，在科学研究领域里，不同意见的争论总是会有有的，也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才有可能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就。因而我们尽可不必急于强求统一。不过，为了使我们的争论能够更有价值，更能推动我们研究工作的发展，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本身有一个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如果所见不全，就容易各执一端，大家说不到一块儿，这样的争论也就很难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多大的真正推动作用。因而，资料建设工作，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各种有关资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任务了。

固然，我们也知道，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研究者往往很难保持完全的客观态度，一旦你开始把各种事实 and 材料归集拢来，主观的选择标准就会不知不觉地左右你的思路。特别象现代文学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即使对它都已有了尽可能详尽的全面的了解，即使面对的是同样的材料，还是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各种不同的观察，从而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来的。不过，归根到底，对事物的认识，对事物所作的主

观解释，总是必须符合事物的客观真相的。我们应该相信，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一切存在的现象，都有某种大体上确定的面貌，只有根据这种面貌才能判断我们对它的描绘是否真实，对它的认识是否正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并不能一下子看清这种面貌，他会漏过一些重要的细节，甚至得出某种歪曲的印象。但是，只要这些历史事实、历史现象不被遗忘或埋没，后起的探求者终将逐渐弥补上前人的疏漏，修正或者更新既成的解释，直至认清它们的真相。所以，那种相对主义的认识态度并不可取，尊重事实仍然是求得正确解释的前提。不妨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我们获得一位诗人的创作日记的时候，对我们理解他的创作意图，不是就多了一种依据，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吗？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似乎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建国以来，我们在研究五四新文学，尤其是鲁迅作品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从五十年代初第一本新文学史稿问世，研究者们陆续写出了许多部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从报刊上更可以读到成千上万的评论文章。但是，和如此规模的研究活动相比，我们对现代文学具体现象的了解，也许鲁迅除外，却似乎明显不够了。良友图书公司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可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有可能来编选第二个十年的大系。象这样已经有人开头的工作尚且如此，其他方面更可想而知了。今天的许多研究者都看得很清楚，现代文学领域里还有许多块沉睡的处女地，有人甚至指出，就是对整个一段文学历史的评价也有不少偏颇粗疏的地方。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否也在于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还缺乏充分的了解呢？就象画一张地形图，倘连许多具体的数据都掌握不全，那又怎么能画得准确？当然，造成这种现象是有许多历史原因的，在过去的年代里，不断泛滥的极左思潮根本就不允许我们尊重事实。但是，在实事求是的旗帜重新飘扬，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碑重新竖起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赶紧研开干涸的墨笔，把新文学的历史风貌图补充完全呢？

当那种肆意删削和篡改史实的作风遭到严厉谴责的时候，难道不正应该尽快让事实站出来作证吗？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承担了编选这套六十余册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的工作。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流派”似乎常是一个遭受冷遇的字眼。连“浪漫主义”都一度成为作家们急于躲避的不祥之物，谁还能仔细去探讨新文学在风格流派上的复杂表现呢？当人们把关心文学的多样性看作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背离的时候，就自然只有把新文学削剪成一根光秃秃的树枝，才足以突出地显示它的主导倾向了。但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毕竟是这一时代所有作家的个人创造物的总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按照同一条轨道去思想，文学又怎么可能出现创作倾向上的纯然一致呢？相反，艺术也正和大自然中的植物一样，越是枝繁叶茂，越表明它的旺盛生机。如果说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主流，它却是一种远比表现风格更加深入的东西，它象血液那样渗进作家的心灵，他们的创作激情越是丰富多样，反越显出这血液的活力。单从一条笔直的人工渠道，你能看出水流的自然方向么？唯有亲临那种弯汊密布，岔道众多的大江，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主潮的那种挟裹一切的威势。所以，要真正掌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离不开对各种流派现象的深入分析。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面貌不同、风格互异的作家，而我们无论从那些直面悲惨现实的作家身上，还是从那些向主观感情索取支持的作家身上，甚至从那些扭过脸去，向往昔岁月寻找安慰的作家身上，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觉到对黑暗现实的深切愤懑和对人民苦难的认真关注。我们不正是通过这一事实，才更加认识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威力，才格外懂得了鲁迅传统的深远影响吗？

当然，重视对流派的研究是一回事，怎样理解流派又是一回事。各种文学辞典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定义，一些研究者也曾就新文学的流派问题发表过很好的意见。但我想，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文学都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现象，其实是很难用某个定义去概

括它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境遇又那样严酷，即使是建立文学社团吧，二十年代的作家在这方面还比较自由，可一到抗战爆发，连年战乱，许多人连一张书桌都无处安放，还哪里谈得上结社组团？严峻的历史注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萌芽只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缓慢发展，我们恐怕就更不能套用那种严格的定义去苛求它们。只要在文学主张或者表现风格上大体类似，而又自觉追求这种相似，甚至仅仅意识到这种相似的作家，都不妨被看作是一个类似流派的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书目中占有一个位置。实在说来，我们并无意用这些文学现象去支持某个关于流派的定义，而是借用它来标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内容。既然流派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名词，我们从社团和流派这个角度入手，是不是也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新文学的真实的发展线索来呢？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目 录

前言	王晓明	1
----	-----	---

小 说

沉思	王统照	7
超人(存目)	冰 心	
商人妇	落华生	13
隔膜	叶圣陶	27
两个乞丐	刘 纲	34
黄昏后	落华生	38
看禾	徕 工	49
缓网劳蛛(存目)	落华生	
三天劳工底自述	利 民	57
两孝子	朴 园	70
雪后	李开先	76
人道主义的失败	高 歌	81
寂寞	冰 心	87
安乐村	刘 纲	97
有一个他	大 悲	103
孤独	叶绍钧	109
海的渴慕者	徕 工	123
一夕	柳 建	142

毕业后·····	孙梦雷	147
淡漠·····	郑振铎	159
一只破鞋·····	徐玉诺	168
笑的历史·····	朱自清	176
最后的一封信·····	仲 起	186
到何处去·····	徐玉诺	191
家风·····	佘 工	197
海滨故人·····	庐 隐	210
马铃瓜·····	叶圣陶	256
枪声·····	赵景深	270
赌博·····	张维祺	275
生与死的一行列·····	王统照	279
哨探兵·····	李健吾	287
几封用S署名的信·····	王思玷	293
初别·····	褚东郊	303
重做一回·····	钦 文	312
不遇·····	严既澄	318
潘先生在难中(存目)·····	叶圣陶	
黄昏(存目)·····	王统照	

散 文

“无限之生”的界限·····	冰 心	326
不快之感·····	叶圣陶	329
蝉·····	落华生	333
海·····	落华生	334
落花生(存目)·····	落华生	
旧痕·····	梁宗岱	335
闲情·····	冰 心	337
寻路的人·····	作 人	339

狗.....	鲁 彦	341
片云四则.....	王统照	348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存目).....	俞平伯	
将离.....	叶圣陶	357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存目).....	朱自清	
父亲的花园.....	许钦文	360
寄小读者(十).....	冰 心	363
温州的踪迹(节选).....	朱自清	368
山阴道上.....	徐蔚南	370
放生日的东湖.....	王世颖	372
终条山的传说.....	李健吾	374

诗 歌

灯光.....	郑振铎	379
慈姑的盆.....	周作人	380
儿和影子.....	叶绍钧	381
苍蝇.....	周作人	382
山居杂诗(五).....	周作人	383
繁星(节选).....	冰 心	384
损害.....	叶绍钧	389
黑暗.....	朱自清	390
暮.....	俞平伯	392
痛苦.....	郑振铎	393
水手.....	刘延陵	394
新年.....	刘延陵	395
杂诗.....	徐玉诺	397
静默.....	郭绍虞	403
理安寺外.....	王统照	404
津浦车中的晚上.....	叶圣陶	405

跛足的狗·····	徐 雉	406
小诗(节选)·····	王剑三	407
忧闷·····	郑振铎	410
夜·····	殷 铎	411
春水(节选)·····	冰 心	412
枫叶·····	郑振铎	418
迷途底鸟的赞颂·····	俞平伯	419
不忍·····	冰 心	425
不眠·····	王统照	427
小雨后·····	张文昌	428
三月廿四和小佛游城南公园·····	渺 世	429
洪水世界·····	仲 言	431
毁灭·····	朱自清	432
诗人的心·····	陈开铭	442
她·····	张耀南	443
晚情·····	梁宗岱	446
夜行·····	玉薇女士	447
远道(节选)·····	冰 心	448
迴现·····	陈开铭	452

前 言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和新潮社已经使我们隐约听见了“为人生”的文学思潮汹涌而来的先声。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于北京的文学研究会似乎就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汇成了自己的第一道排峰。它最初的发起人就有十二个：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和许地山。随后更有许多人陆续参加，仅在会员名册上登记的，就有一百七十二人。其中包括俞平伯、朱自清、徐玉诺、庐隐和冰心这些一直被目为文学研究会中坚的作家，也包括当时文学界的其他许多重要人物，譬如诗人刘大白和刘半农；剧作家熊佛西和陈大悲；翻译家谢六逸、傅东华、李青崖、梁宗岱和曹靖华；散文家丰子恺；以及顾颉刚、陈望道和周予同这样一些学问家。不少在二十年代后期崭露头角的年青人，例如老舍、鲁彦、许杰、黎列文和李健吾，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即便象徐志摩、朱湘、王以仁和李金发这样在风格上似乎应该属于其他社团的作家，也都在会员名册上留下过自己的名字。作家不同于士兵，他们是最不习惯排成方队的；新文学又才诞生不久，刚开始有人陆陆续续来投奔文学，可文学研究会的旗帜竟能招引来如此众多的参加者，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它的确是二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了。

庞大的队伍需要相应的阵地。在出版物方面，文学研究会也占据和开拓了相当大的一片地域。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卷一期）开始，沈雁冰接手编辑《小说月报》，设立专栏发表会员们的创作和研

究成果，一面又大量登载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文字，使它面目一新，很快就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四个月以后，也是在上海，郑振铎以《时事新报附刊》的形式，办起了《文学旬刊》；从八十一期（二三年七月三十日）起，又进一步改为周报。一九二二年一月，叶绍均和朱自清等人创办《诗》月刊，专门登载会员们的诗作。几乎同时，北京的王统照又在《晨报附刊》上创立了另一种《文学旬刊》；而广州的文学研究会分会也办起了名称相同的又一种《文学旬刊》。象这样从南到北同时建立自己出版阵地的社团，在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刊物毕竟只是培养文学才能的苗圃，一旦会员们的创作潜力真正发挥出来了，就需要开辟更加宽广的园地。于是，从一九二二年夏天起，文学研究会开始陆续编集大规模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和《文学周报社丛书》。短短六七年间，就出版了《雪朝》等诗集十一种，《隔膜》等短篇集十六种，《一叶》等中长篇小说十四种，《空山灵雨》等散文和传记随笔集九种，《青春的悲哀》等戏剧集九种，以及翻译的外国文学和理论著作六十多种。正是在这些小说和诗歌散文集的簇拥下，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向读者显示了自己的文学存在。那些大量的翻译作品更仿佛铺设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使一代一代的文学后进能够沿着它迅速穿越贫乏闭塞的精神荒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今天是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学研究会当年这番努力的深远影响了。

我们把文学研究会看作二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那就不能仅仅去计算它的会员人数和出版规模。最重要的应该是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它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文学主张？又形成了哪些共同的风格特征？令人遗憾的是，文学研究会似乎就从未拿出过一个明确的答案。它当然也发表过成立宣言，可那简短得不足八百字，其中只有这样几句算是涉及到了文学主张：“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宣言》）可就是

这段话，也只着眼于否定鸳鸯蝴蝶派文学和那种标榜超功利的艺术观念，并没有正面提出自己对文学的肯定性见解。就是一年多以后，在晨报《文学旬刊》的发刊词中，王统照也只是泛泛地谈论文学可以解除国人闭塞僵冷的精神状态，同样没有明确表示对文学的具体看法；他甚至还认为“主义是束缚天才的利器”，再三声明对“文学上的各种派别”一视同仁。（《本刊的缘起及其主张》）到了三十年代，茅盾更干脆宣布，除了“为人生”的笼统主张，文学研究会根本就不曾有过系统具体的“集团主张”（《关于“文学研究会”》）。情形既是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勾勒文学研究会作家们共同的风格特征，他们原就没有服膺某种具体的创作原则，又怎么可能都朝着一个方向迈步呢？别人且不论，就拿许地山、叶绍钧和冰心来说吧，一个用那样静谧虔诚的低音说话，一个却摆出不动声色的冷静表情，另一个更企图用温柔的微笑去抚平生活的皱折——你能够在他们中间拎出什么共同的表现特征吗？对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两个问题，文学研究会的答案简直是近于“没有”。

但我们也许不必为文学研究会的这样的答案感到惋惜，因为在哲学上，很多人都一直怀疑那个纯粹的“无”的概念，他们觉得“无”正是一种特别的“有”。在许多时候，没有系统的集团主张也就是一种主张，没有共同的风格特征也就是一种特征。我们不应该在这方面为“流派”设立固定的标准，关键是看历史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当文学研究会诞生的时候，“五四”新文学刚刚破土而出，除了鲁迅等少数几人以外，文苑里还很少看到连片的新绿。这就需要有一场普遍而温润的春雨去浇灌各处的幼苗；它们正处于初长期，过份猛烈的急雨反而会打断它们的嫩枝。应该促使各种萌芽一齐成长，各各以自己的方式扎稳根底；只有渐入衰境的文学，才需要那种标新立异的刺激性见解。历史老人派给文学研究会的任务并不是独辟蹊径，而是铺设大路，倘说鲁迅已经凿开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源泉，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很自然就应该聚成这潮流的第一道排峰。从这个要

求来看，文学研究会的那份答案就相当出色了，它没有让标新立异的冲动分散自己的精力，只是全力以赴高举“为人生”的路牌；它也没有被狭隘的门户之见束缚住自己，而是将各种不同的创作才能都引领上现实主义的大道。因为有了文学研究会，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潮流才真正不可逆转；因为有了文学研究会的一大批作家，我们才更加确信鲁迅方向的主导意义。不妨这样说，惟其只提出一种笼统的文学主张，惟其包容了丰富多样的表现风格，文学研究会才能够完成它对于二十年代所负的重大使命，那就是最终确立现实主义风格在现代文学中的主流地位。

严格说来，任何选本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客观，我们也只能从自己对文学研究会的基本理解中抽绎出这本书的选编标准。既然“为人生”是这些作家们共同的出发点，他们那些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品就很自然会在这本书中占据一个主要的位置。但同时，既然文学研究会在描写风格上表现出了兼容并蓄的风度，我们也就格外要注意保持它的这一特点，只要是走在“为人生”的大道上的，都有权在这本选集中印下自己的足迹。至于体裁，我们想局限于小说、散文和诗歌这三类，因为在一切具体的标准之上，还有一个更为持久的标准，那就是作品的艺术价值，我们的选编范围，总应该尽量和艺术女神赞许的范围相符合。

不用说，短篇小说是最能体现文学研究会的艺术成就的，作家们对现实人生的严重关切，似乎在这种样式中最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但我们更注意的，却是作家们表达这种关切时的灵活态度。我们都知道鲁迅的小说一篇有一篇的格式，它们为当时的许多作者树立了榜样。其实，从文学研究会的小家身上同样能够看到这种情形，叶绍钧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其他象刘纲的《两个乞丐》和《安乐村》，徂工的《海的渴慕者》和《家风》，写法也都明显不同。看上去这只是体现了作家们探索艺术形式的浓厚兴趣，可细心的读者却不难从中揣测出他们文学才能的不同胚芽的相互消长。而从大的一面说，这